

當醫師的福氣

文 / 黃綵湜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第一年住院醫師

七年漫長的醫學教育終在今年六月完成，我是剛踏出大學校門畢業於慈濟醫學系的新進住院醫師。在師公上人見證下宣讀醫師誓詞，完成授袍儀式，懵懂稚嫩地在醫學先進的提攜指導下，正要展開行醫的步伐。從「醫學生」身分轉換成



二〇〇七年六月慈濟醫學院畢業典禮上，一路提醒黃綵湜行醫之道的母親特地來參加，給與她最大的支持。

「醫師」，不僅僅只是意味著醫學知識的累進，更是責任承擔的開始；還記得以前曾有師長說過：「醫師不會因為下班脫下白袍就不是醫師，醫師的身分將分分秒秒都跟隨著我們，這代表分分秒秒都得接受著醫師誓詞的承諾規範，時時刻刻都得盡醫師的本分，這就是醫師的責任！」這段話我一直記在心裡，然而真正體會這段話的真諦則是在十二月七日的上午。

十二月七日上午，來到羅東消防分隊參訪，正巧在參訪結束的時候，臨時接獲勤務中心傳來消息，得知一名孕婦搭乘台鐵列車，在行經宜蘭南澳附近時，在火車的廁所急產下一名嬰兒，而這個嬰兒卻不幸卡在馬桶裡。參訪結束本欲告別羅東消

防分隊，就在這個當下，心裡很明確的聲音告訴自己不應該離開，因為我們是在場的醫療人員，這個事實不會因為身在院外或沒有穿醫師袍有所改變，前往救災救護是責無旁貸的！接著一路隨著消防人員坐著救護車急駛到羅東火車站，待

火車一停駛馬上進入事件發生的車廂，一邊照料剛出生的嬰兒，一邊與時間賽跑，想盡辦法破壞馬桶硬體結構，就這樣趴跪在地上近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才毫髮無傷的搶救出這名新誕生的小生命。

經過這次事件讓我更加認同『當醫師是一種福氣』的說法，因為在危急的時刻可以告訴自己：妳是一位醫師，不能感到害怕退縮，要盡力搶救每一個生命。這種使命感在很多時候都可以發揮強大的作用，堅定自己去做一些平常可能認為做不到的事。

我的母親很高興我可以在這次的意外事件，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幫忙這名剛誕生的嬰兒，但是她也提醒我，今後不只是

在醫院裡對自己的病患負責，醫師所有言行其實還得對社會負責，因為我們是國家認可的專技人員，所以我們的言語評論自然會被當成建議，所做所為亦不能違背社會公益。母親的一席話讓我不禁苦笑，醫師得背負的責任還真不小，而醫學之路又是那麼漫長，要學習成長的空間真的還很多！

念完醫學院即將踏入醫業之時，便在師公上人的見證之下宣讀醫師誓詞，短短二百二十七字宣示一份美善堅定的信念，當時的宣讀聲還猶言在耳：『准許我進入醫業時，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

人類服務。我將要給我的師長應有崇敬及感戴；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』

我選擇花蓮慈濟醫院做為開始實踐誓言的地方，希冀自己一輩子行醫都能符合醫師誓詞規範是我最大的願望。然而對於像我們這樣新進的住院醫師而言，在學醫與行醫的過程，挫折與壓力總是在所難免；我們的工作壓力多半來自病患，有趣的是，能治癒醫師們身心疲憊的良藥往往也源自病患，病人一個真心的微笑就是最大的鼓勵。每當想要放棄時，搶救生命的成就感就成為支持自己能繼續走下去的

最大原動力。有時不禁想想，在醫病之間的施與受，也許我們從病患身上還得到更多呢！

完成學業，從醫學生身分轉換成醫師，不僅意味著醫學知識的累進，更是責任承擔的開始。而巧遇十二月初搭救火車嬰兒的經歷，更讓黃綵涅體會當醫師是一種福氣的說法。（圖為搶救嬰兒畫面之一，自由時報提供）



小女孩的行醫願

文 / 吳雅汝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第一年住院醫師



吳雅汝堅守小時候的行醫心願，也努力實踐。圖為吳雅汝參加東區人醫會義診。

在奔馳的高鐵上，倚著窗外漆黑的天色和點點燈火，窗戶好似一面鏡子，反射出車廂內的所有人和我自己。在這樣稍微模糊的對視裡，我總是喜歡問自己，現在的我，是否是二十年前我期待的自己呢？

從小在「我的志願」之類题目的作文中，我從不諱言想要當一個醫生，那個初始的念頭真的來自我看到的一個畫面：一對祖孫因為付不出掛號費而被要求離開醫院。在我還能記得的第一次，我跟母親說：「媽媽，我以後要當醫生，然後一

定要免費讓他們看病。」隨後在求學階段，我深刻的記得，真的舉手說要當醫生的同學很少，小學四年級時，還有好朋友問我說，當醫生要在墳場跟死人睡覺，你敢嗎？

我敢嗎？很奇怪，這個當初對我而言是兒戲的話語，至今卻依然清晰的記著，我從來都不覺得那些是左右我志向的焦點，只要最後能夠達到我想要當的那種醫生，我認為這些辛苦或磨練都只是過程，亦或者說是里程碑罷了，就像我經過的一站又一站，時間總是一直帶著我們往前的。在那個大家

都談論小虎隊的年代，沒有人可以跟我討論史懷哲的，因為這個偶像講出來太突兀，但我深深的為能夠到偏遠地區服務的人感到佩服，不論是老師，醫師，傳教人士，同時鄉下地方所刻畫出來的民情也著實讓我著迷。於是在高三那年推薦甄選，花蓮慈濟的醫學系成為我的首選。


能夠到花蓮渡過最期待的二十年華，讓我感到非常幸運。大學的七年生涯，不論是在學業上，道業上，感情上，甚至是醫病互動上，每位菩薩都帶給我無止盡的

回憶，因為那麼的美麗，就像暖暖的燈火，在黑夜裡搖曳生姿。大學畢業後在父母親的支持下，我如願留在花蓮服務，因為在見實習的過程當中，被太多的原住民感動，他們樂天好客的個性，講國語時操著怪怪的口音，朝你咧嘴笑著，無厘頭的回應雖然總是讓人啼笑皆非，但是卻牽動我的感情，讓我無法離開。我特別喜歡楊治國醫師在《醫師的看與不見》當中所描述的：「醫師和病人一旦產生對立關係，彼此就沒有慈悲與感恩可言，所有的醫療就喪失其意義了。」我感覺這樣美好的醫病關係，正是讓我敞開雙手擁抱、不害怕付出的關係，而這樣的醫病互動能夠在花蓮被實踐。

師長帶我們進入醫學的殿堂，同學們之間互相砥礪照顧，但卻有更多更多的關心是來自病人，有的人教我用一念真心付出，有的人教我如何做得更仔細貼心，有的指責會讓我慚愧懺悔，有的人展現出死亡可以何其輕盈時又讓我學會勇敢面對無常與不捨。這麼多滿出來的互動，讓我不得不更努力地泉湧以報。

二十年前的我，對於怎麼樣當個醫生，怎麼樣變成熟是沒有概念的，也想像不到現在我的身邊會有誰，我在哪兒工作，我的生活是日以繼夜還是顛三倒四。

但是今天坐在高鐵上，感受馳騁的速度，在這樣的時間和空間裡，我突然這麼覺得，我的確會一直朝著我最原始的目標邁進，因為心裡頭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初衷，一直不曾抹去。今晚，我彷彿從窗玻璃上，看到二十年前，目睹那對祖孫被拒於千里之外的小女孩，我想謝謝她當時所發的宏願，也想告訴她，不論多辛苦，我敢也歡喜讓各個階段的我用一生來完成。

註：今年十二月七日發生火車上一位產婦廁所產子事件，嬰兒下半身與左腳卡入排糞管，黃綵涅與吳雅汝皆參與於此次救援，成功搶救女嬰，母女均安。 



圖為吳雅汝成功搶救自強號小女嬰之後，接受報社媒體採訪，解說參與過程。（自由時報提供）